

征稿：**海韻文藝副刊**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、聯絡電話。

桂花落時

王繼瓊

窗台上的薄荷又抽出新芽時，我再次夢到了奶奶。

夢裡的月光總帶著股潮濕的霉味，像老屋牆角那塊浸了雨的藍印花布。奶奶坐在堂屋的竹椅上，手裡攢著根磨得發亮的銅煙桿，煙鍋裡明明滅滅的火光映著她額骨上的老年斑，像落了層干縮的棗泥。我蹲在她腳邊數竹椅的裂紋，那些交錯的紋路裡藏著無數個夏日的蟬鳴，還有她搖著蒲扇哼的童謡——「月光光，照廳堂，月娘娘，送糖糖」。

堂屋的八仙桌上永遠擺著個粗瓷碗，盛著剛從井裡撈上來的西瓜。水汽在碗壁凝成細珠，順著碗沿跌進桌縫，暈開一圈圈深色的印記。奶奶總說這樣的西瓜帶著土腥氣，甜得紮實。她削瓜時刀背總貼著指節，果皮在她膝間堆成小山，沾著的瓜汁把藏青色的褲腳洇出星星點點的水漬。我搶著要啃瓜皮，她就用煙桿敲我的手背，煙桿頭的銅箍在日光下閃著冷光，落在皮膚上卻輕飄飄的，像片羽毛擦過。

後院的桂花樹該是又開了。夢裡的風總帶著甜香，細碎的花瓣粘在晾衣繩的白襯衫上，像誰撒了把碎銀。奶奶踩著木凳摘桂花，藍布頭巾被風吹得鼓起來，露出鬢角新添的白髮。她總說要釀桂花酒，卻總在陶罐裝滿時歎口氣：「等你考上中學，咱就開封。」後來我真的考上了鎮上的中學，背著帆布包走的那天，陶罐還擺在灶台邊，封口的紅布褪成了淺粉色。

灶台是黃泥糊的，被煙火熏得發黑。奶奶總在黎明前起身，火柴擦過磚縫的「嚓」聲是我童年最安穩的鬧鐘。她

蒸的紅糖饅頭總帶著焦邊，掰開時熱氣裏著麥香撲滿臉龐，糖粒在舌尖慢慢化開，甜得能把夢泡軟。有次我發燒，她坐在床頭給我扇風，蒲扇的竹骨在昏黃的油燈下投出細長的影子，像她沒說出口的牽掛，繞了一圈又一圈。

夢裡的雨總下得很纏綿，順著屋簷的黑瓦連成線，把天井裡的青苔泡得發亮。奶奶會把曬乾的艾草收進樟木箱，說這樣能熏走潮氣。箱子底層壓著她的嫁衣，絳紅色的綢緞已經發暗，盤扣上的銅綠卻亮得扎眼。她從不講年輕時的事，只在我翻出嫁衣時，用袖口擦去上面的浮塵，嘴角的皺紋裡盛著半明半暗的光。

醒來時晨光正爬上窗簾，薄荷的清香混著樓下早點攤的油條味飄進來。我摸出枕頭下的老照片，奶奶站在桂花樹下，藍布衫的領口別著枚銀質的梅花扣，風吹起她的白髮，像揉碎的月光。照片背面是她用鉛筆寫的字，歪歪扭扭的「平安」二字，被歲月浸得發灰，卻依然能看出落筆時的鄭重。

陽台上的綠蘿又長長了些，垂到晾衣繩上，像誰垂下的綠絲帶。我想起去年秋天，在老屋的牆角發現半罐桂花酒，玻璃罐上結著細密的蜘蛛網，酒液已經變成琥珀色。倒在瓷碗裡時，酒香混著桂花香漫出來，恍惚間看見奶奶坐在對面，煙桿在桌沿輕輕敲著，說：「慢點喝，別嗆著。」

樓下的桂花樹不知何時開了，細碎的金黃落在停著的自行車上。我摘下幾朵夾進書裡，忽然想起奶奶總說，桂花落時要多曬被子，這樣冬天的夢裡才會有甜味。陽光穿過書頁上的桂花影，在手腕上投下細碎的光斑，像她當年落在我手背上的煙桿，輕得像一聲歎息，又重得像整個流年。

八月核桃香

杜鵬

幼時喜剝核桃，倒不為仁兒。核桃仁入口，總覺微澀，不明白大人何以愛吃。大人自有道理，說能補腦。細看那仁兒蟠曲的模樣，確與《人體解剖圖》上的人腦依稀彷彿。

仁兒我是不碰的，嫌那澀味。心心唸唸的，是得一副囫圓的硬殼。使錘子敲，十有八九粉身碎骨。忽一日，見鄰家大哥用門縫夾核桃，「嘎巴」一聲脆響，殼兒

應聲製作兩半，完完整整，不傷分毫。如獲至寶！立時學樣，自家門框便成了利器。一聲聲清脆的爆裂裡，核桃次第縱開，露出裡頭蟠曲的仁兒，襯著溝壑縱橫的內壁。心中暗喜，彷彿得了半件寶物。餘下的事，是用黃泥填滿那凹陷。晚飯前，一隻金黃的泥龜便伏在桌上了。得了家人幾聲誇讚，便珍重地藏進抽屜深處。

那抽屜，成了我的秘密洞府。得空便悄悄拉開，取出那些金褐色的「龜甲」，在案頭排開，細細端詳。殼面凹凸起伏，紋路如刀刻斧鑿，又似上古的符篆。指尖摩挲其上，恍惚覺得，這龜甲怕不是通天河裡馳過三藏法師的神物。

光陰自有它的刻刀。一日再拉開抽屜，心頭猛地一墜。那黃泥捏就的龜腹，不知何時竟已干縮龜裂，原本飽滿的弧度塌陷下去，綻出醜陋的裂口，像久旱的田地。它固執地從曾經嚴絲合縫的殼下掙脫、剝離，委頓在一旁，只留下一個空蕩蕩的硬殼，無言地躺著。

我摩挲著那空殼，依舊沉重，溝壑深

刻。旁邊那團皺縮乾硬的泥，此刻顯得陌生而多餘。心中那座精心壘砌的城池，無聲地塌了一角，揚起歲月的微塵。再完滿的構築，也經不起抽屜裡無聲光陰的輕輕一觸。

凝視著這枚空殼，堅硬如初。原來，生命圓滿，並非僅賴一副堅硬的外殼。那團泥，縱然柔軟易變，終究易朽，卻曾以它的溫熱與可塑，短暫地賦予了堅硬以形態，以溫度，以「存在」的鮮活印記。外殼的堅韌守護著內在的虛空，而內在的虛空，又曾被某種柔軟、短暫卻飽含創造熱望的事物所充盈。

核桃殼的宿命，亦如人生，本不在于永恆保持其作為「殼」的完美形態。它的真義，恰在於它曾盛放過什麼，哪怕那內容物如黃泥般終將乾涸、消散。殼上每一道深陷的溝紋，都沉默地銘記著它曾與另一團溫熱泥土緊密相依的年月。縱使那團泥終將風化成塵，它曾以溫熱填補過空殼的剎那，便是投向歲月虛無深處的一縷微光。

核桃熟透八月天

傅銳

老宅院中那棵核桃樹，個子倒不算高，只是枝杈伸展得極其寬厚，如同一把蒼翠的遮天巨傘。樹身粗壯如桶，樹皮溝壑縱橫，深深淺淺的刻痕，彷彿記下許多不為人知的年歲。每到八月，纍纍青果便掛滿枝頭，纍纍垂垂，沉甸甸地壓彎了枝杈，宛如樹梢綴滿了大小不一的青疙瘩。核桃尚未熟透時，青皮裹著果核，氣味便先于果實瀰漫開來，似乎早就在宣告它的存在。

核桃青皮如裹了層厚實的綠衣，圓鼓鼓的，外皮粗糙，摸上去便覺澀澀的扎手。摘下來後，用磚頭輕輕砸開青皮，汁液四濺，濺得手上、衣襟上全是褐色斑痕，洗也洗不淨。青皮剝落，終於露出了裡面那副堅硬如磐石的核桃殼，殼上花紋縱橫交錯，刻著些深深淺淺的溝壑，紋路深邃，似乎藏著許多自然的小秘密。

敲開硬殼，果仁便顯露出來，裹著一層淺褐色的薄衣，彷彿一件裡襯。核桃仁的形狀，極像人腦溝壑縱橫的模樣，一左一右，各自蟠曲著，又彼此呼應。嫩仁雪白，脆生生的，嚼之微甜，末了舌尖上卻浮起一絲清澀；及至成熟，則漸漸轉為淺褐，入口愈是嚼，油香便愈是深濃，那點澀味反而被香氣驅散，只餘下滿口的甘美豐腴。

奶奶最擅長炮製核桃糖。她先將核桃仁細心地剝出，在鍋裡炒熟，然後熬糖。待鍋中糖漿熬得濃稠，咕嘟咕嘟地冒著泡，便迅速將核桃仁倒進去，大力攪拌。糖液裹住核桃仁，趁熱倒在案板上，攤平壓實。待到微溫，再飛快地切成小塊。核桃糖冷卻後，硬如石子，咬下去卻酥脆無比，甜味裹著濃郁的核桃香氣在口中瀰漫，口齒生香，回味悠長。

除了糖，最叫我心折的，還是核桃酪。需用當年新下的核桃仁，剝去薄皮，與泡軟的糯米一同細細磨成漿。磨漿是慢功夫，石磨悠悠轉動，乳白漿汁緩緩流淌，磨房裡便瀰漫開一股甜潤的香氣。磨好的漿汁用細布濾過，倒入鍋，小火慢熬，期間需不斷攪動，熬至濃稠如酪。盛在碗裡，撒上些青紅絲或果脯碎末。核桃酪入口綿滑細膩，香濃清甜，新核桃的清芬與糯米的溫潤交融，舌尖上漾開的，是穀物與果實最醇厚的秋日滋味。

我小時第一次嘗鮮核桃，咬開嫩白果肉，眉頭立刻皺起，幾乎要吐出來。奶奶在一旁笑道：「別急，再嚼嚼看。」我依言繼續嚼，果然苦味漸淡，一股清甜竟不知不覺漫了上來。如今才漸漸明白，世間滋味，終究須耐心咀嚼，方能品出那被苦澀包裹的、甘美的核來。

文藝副刊

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：宓月

601期

戲說春城雨事（組章）

劉志新，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，雲南省賓川縣人，中學教師。為中外散文詩學會會員、中外散文詩一馬平川創作基地副主任，雲南省作家協會會員，大理州賓川縣作家協會副主席。來自山區，歷經童年家境之貧困，少年求學謀生之艱辛。三十餘年來，雖工作繁忙，讀書不止。迄今創作有300餘篇散文、隨筆、文學評論、人物特寫、專業論文和200餘首（章）詩歌，散見于《中學生》《語文報》《散文詩世界》《雲南日報》《春城晚報》《壹讀》等媒體。多篇專業論文、人物特寫、散文入選省、州、縣史志文獻和各類文學專著，部分篇章入選中學校本語文教材。《賓川三中四十年》《賓川三中校本語文教材（1-2輯）》等主編，《賓川叢書·文學篇》（人民教育出版社）副主編。2023年出版個人專著《人生回眸》（中圖書籍出版社）。

第一章：綿長的情絲

昆明的雨，是春城最溫柔的詩行。不似江南的纏綿，亦無北方的豪邁，只輕輕一筆，便勾勒出高原的靈韻。

旱季的天空，是一頁澄澈的宣紙，雲影淡如墨痕，日光流淌成詩。

人們說：「昆明的雨，金貴得很。」像一位惜墨如金的文人，不肯輕易落筆，卻在恰到好處時，點染出一幅濕潤的寫意。然今歲入夏，天公似改了脾性，隔三差五便淅淅瀝瀝，竟持續月餘。說來也奇，一日之內，風過、雨落、雲開，光現，流轉不息，全無鬱結之氣。

昆明的雨像極了硯台邊將化未化的墨，總在旱季的宣紙天空上試探，每每下雨前，微風先來探路，翻動街邊銀杏，天色漸暗，卻非陰沉，而是像被誰輕輕調淡了色調，暈染出朦朧的灰。空氣中浮動著舊書頁的氣

第二章：催眠的夜雨

昆明的夜雨，是位嫋嫋的催眠師。

當燈火漸熄，瓦片上的音樂會便悄然拉開帷幕。三兩滴雨點，是輕盈的前奏，在鐵皮雨棚上敲出「叮咚」的清響，滑過青瓦簷角時，又化作低沉的吟鳴。夜色愈深，雨絲便連續成綿長的樂章，將黑色屋頂暈染成一張巨大的木琴，發出柔和而持續的吟唱，真是別有一番情趣，讓人浮想聯翩。

臨窗的居民，總能收穫這夜曲的饋贈。雨滴在防火梯的階梯上跳躍，如散落的琶音；順著晾衣桿滾落，是悠長的滑奏。最妙的，是雨勢稍歇時分，殘留在紫簾架上的積水，仍在不緊不慢地滴答，敲打出一支即

興的爵士小調。偶有風過，整座城市的雨聲便隨之搖曳，忽遠忽近，恍若德彪西的《月光》在暗夜裡無聲流淌。

我常在它的節奏中沉浮，耳畔時而萬馬奔騰，推窗唯見滿地碎銀跳躍；恍惚間又聞珠簾輕叩，回神方知驟雨已漫過階前。某個深秋雨夜，我確信自己捕捉到了肖邦《雨滴前奏曲》的韻律，循聲尋去，不過是老茶館簷下，一隻白底藍花的舊搪瓷盆，正承接著屋角垂落的雨珠，那單調而固執的滴答聲，正是夜雨催眠師最深沉、最安魂的鼓點。

第三章：雨露之幻術

昆明的雨最擅長偽裝，是天生的幻術師。

昆明的雨也常常帶著「謊言」性，在雨聲中會讓人產生一種奇妙的通感。

它把文林街的梧桐葉染成翡翠，卻在遊人駐足時忽然收手；將翠湖睡蓮點化成水晶盞，待鏡頭對準時又悄然蒸發。賣烤餡塊的老倌深諳其性，總要等青石板泛起鮫絛光暈，才慢悠悠地支起祖傳的桐油傘。

這雨用濕筆點染圓通山海堂時像個水墨畫家，轉身潑灑滇池煙波又成了印象派瘋子，難怪大觀樓前常常見穿對襟衫的老人，冒著細雨一遍遍數著《大觀樓長聯》的平仄是否和韻。數著數著，雨腳漸密，往往數到「五百里滇池」處，恰有銀線墜入翠湖，將孫髯翁的豪語繡成水影。它既能把菜場阿婆的山茶花籃變成莫奈的花園，也能讓燒烤攤的炊煙與雨霧糾纏成達利的超現實畫作。最狡黠的是突然淋濕情侶頭髮的陣雨，分明是偷聽了太多情話，忍不住要加入這場甜蜜的合謀。

雨季來臨時，整座城池都成了被施法的劇場。正義路的法國梧桐在雨中舒展成《詩經》裡的「其葉牂牂」，而金馬坊的霓虹倒影被雨水量開，儼然張擇端筆下的汴河

虹橋。流浪貓在雨棚下踩出《廣陵散》的節奏，外賣小哥的雨衣掠過街角，瞬間化作《清明上河圖》裡的匆匆過客。

在這座被雨反覆臨摹的城市裡，每個雨季都是新的創作。我們既是觀畫人，又成了畫中景。當茶湯倒映出第無數個濕潤的春天，才驚覺自己早成了雨的一部分，那些落在瓦片上的音符，原是我們心跳的餘韻。

終章：春城雨之核

旅居昆明兩載，春城的雨，已沁入肌骨，也懂得了欣賞這種雨的韻味。每當與友人談起它，心中便會泛起淡淡的情愫，如雨後微涼的風，裹挾著草木清氣，也挾著一絲難以言明的悵惘。

啊！昆明的雨哦，你是如此地溫柔而又多情。你不僅滋潤了這片土地上的萬物生靈，更在無聲處，滋養著彩雲之下，每一顆渴望安寧與美好的心。

在你的點染下，昆明這座城市的畫卷愈發鮮活。那綿長的情絲、傘下的光陰、夜雨的節奏、變幻的幻術，終匯成它不竭的魂魄，一個因雨而生動，令人流連的人間。

